



阡陌红尘系列
QIANMO HONGCHEN

裂 liejin 锦

原名《芙蓉簪》

思存◎著

生命是一袭华丽的锦袍，原来我只是你的锦上花
盛放绚烂，撕裂后静静凋谢了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阡陌红尘系列
QIANMO HONGCHEN

裂锦 liejin 锦

思存◎著
原名《芙蓉簪》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裂锦 / 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 8
ISBN 7-80187-766-7

I. 裂... II. 思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73739号

裂锦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思存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20千 印张: 7.25

版 次: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766-7/I·259

定 价: 18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序
Xu

Dangshi Mingyue Zai

当时明月在

外面暴雨如注，哗哗的雨声令人想见清凉的水气芬芳，仿佛芙蓉簪的微凉。梦回不见万琼妃，见荷花，被风吹……

郁郁青青的往事，翻飞在令人怅惋的岁月。这个故事搁在电脑里头，已经足足五年，彼时写完这部小说，还是踌躇满志的明媚少年，以为这世上的事无所谓、无所畏、无所为。于是执意地给出如此苍凉的底色，因为年轻，见惯了泼泼洒洒的姹紫嫣红，总惦记着那一句，付与断井颓垣。

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

这部压箱底的旧作，真正一直压在箱底里，静静地搁在电脑备份中整整五年，去年突然想到翻出来，贴在网络上。起初很带了一点怯意，自己觉得写得太早，总觉得语言稚气，构架十分不成熟。在连载过程中，陆续认识了许多朋友，受到了许多真诚的鼓励，而且正因为从来没有贴过长篇小说，也有点初生之犊的勇气在里面。一鼓作气地贴完了，因为是早就完成的作品，所以丝毫没有压力，哪怕是这个“千夫所指”的结局。

许多人骂，而且很感动地听说，曾有人哭。



犹记得写完大结局时，自己也痛哭失声。

从来以为，要想感动别人，首先感动自己。所以，泪流满面的时候，一直在想，人家看到这个故事，会不会也觉得感动。现在更加地惴惴不安，当你打开这本书时，是否会为这个故事动容？所以更加地如履薄冰。

能够出版，觉得是一种幸运。很幸福的幸运——那些年少轻狂的旧梦，那些春衫薄时的旖旎，本来只是自己一点怅然，后来有了网络中虚幻的点击，如今实实在在成了一本书，仿佛帘外潺潺的雨声，也像是隔着远远的一个世界，而与这小说完成，竟然已经隔了这么久。

流光飞箭，急转直下，五年前的自己，怕是怎么也想不到如今是这样的自己。犹记得当年拍照，一律微扬着脸，眉目间黑白清晰分明，整个世界都是黑白分明。如今乖乖磨灭了全部棱角，做一颗滑不留手的鹅卵石。曾几何时，最习惯的动作已经是低头。我们不停地容忍，不停地退让，委曲求全，哪怕那把刀刃上锈出血来。因为贪图安逸，所以安凭寂寞如雪，仍旧是从头再忍。

我们拿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去换取我们没有的，得失只有自己知道——这是一位朋友的MSN签名，当时看到，心里狠狠地抽痛了一下。

仿佛刺啦一声，有什么东西被硬生生裂开来，《琵琶行》中有一句“四弦一声如裂帛”，就是这样的清脆一声。于是给这部小说重新取名时，我选择了“裂锦”两个字。张



爱玲说过，人生是一袭华丽的锦袍。如今，将美好残忍地撕裂开来，千疮百孔。

人生这样不如意，幸好还有文字，可以让我们肆意妄为，让我们可以暂时忘却。

将所有的沉重与痛楚都交付文字，然后返回现实中来时，我们有多幸福，就要多幸福。

思 存

2005年6月25日于夜雨更深时



目录

contents

裂锦 | liejin



OOI 序 当时明月在

人生只若如初见

OOI

067

昙花开了一瞬

她比烟花寂寞

III

217 附 思存作品集



人生只若初见

liejin

这个城市的夏季这样漫长，仿佛有如一生——而一生，漫漫的前尘，翻卷着如歌往事。

人生只若初见，那么我又如何告诉你。

从前的从前，我曾经在遥远的人群里，凝睇过你的容颜，而我未知此时此刻的交集。



“合朝社里月未圆出四时，月思苦重”——这是柳宗元《江雪》中的诗句。柳宗元在永州时，曾写过许多山水诗，其中《江雪》是最为著名的一首。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江雪图，表达了诗人孤独、寂寞、清冷的心境。诗中的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两句，更是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。这首诗不仅是一首山水诗，更是一首抒情诗。它通过描绘自然景色，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情感。这首诗的语言简洁明快，意境深远，是唐代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。

天气热得像是太阳要坠下来了一样。阳光照在那些高大建筑物的玻璃幕墙上，更加刺眼得叫人不敢看。

今天晚上大概会有一场雷雨吧，傅圣歆有些烦躁地想。屋子里冷气打得不高，她又一直不停地在做事，所以还是热。她放下了那些厚厚的账目，走过去调冷气。冷气开关是个漂亮的嵌在墙里的小匣子——她从小就玩熟了的东西。掀开那木纹的盖子，把那个红色的钮拨到最下，天花板上的冷气出口顿时发出一阵“嘶嘶”的风声。



中央空调系统严重老化了，所以用起来总是有噪音——这里的一切都老化了——褪成粉黄色的墙、茶色的玻璃窗、乳白色的写字台、乳白色的地砖……都是她熟悉得和自己手纹一样的东西，怎么就已经这样陈旧了……

想一想也该旧了，这幢写字楼是她七岁那年迁入的，一晃眼十多年就流水一样地过去了，水面上有过许多的漩涡和美丽的泡沫，可是水流匆匆，什么也没有留下……

这间办公室是她儿时的游戏乐园，那宽大的桌子底下，多少次她藏在里头，让父亲好找，那乳白色的文件柜上，还留着她用铅笔划下的浅痕……

她将头搁在椅背上，静静地打量着这熟悉的一切。

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，她真有些害怕，噩耗一个接一个地传来，都是顺着这条细细的电话线。可是，还是得听。是福是祸，反正最坏的事情早就发生了，还怕什么呢？

秘书李太太那有些哑哑的声音：“傅小姐，蔡经理电话。”

“接进来吧。”

蔡经理的声音也是疲惫不堪的：“圣歆，对不起。”

她的心直直地坠下去，坠进望不见底的深渊里，背心里的冷汗又冒了出来。她扶着桌子，心里也一阵阵地发虚。“我尽了全力了，可是他们不肯放过我们。他们要斩草除根，我求他们给我们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，他们都不肯。”

她的手心里也都是湿濡濡的汗，听筒在手里滑腻腻的



总像是拿不住了，她的声音也不像是从自己口中发出的，嗡嗡的在耳边响着：“他们到底要怎么样？”

“他们要看着我们清盘。”

她早知道的，不是吗？

蔡经理的声音中透着疲乏与悲哀：“我跟了董事长十七年了，我没有本事没有办法……我救不了董事长……我连他最后的基业都保不住……”

“蔡伯伯，这不怪你。”她的声音也是乏到了极点，“我们都已经尽了全力了。”

背心里的汗冷了，衣服贴在身上，冷得令她打了个寒噤。也许是冷气开得太大了吧。她伏在沙发上，冰凉的芙蓉簪贴着她的脸，这么多年，芙蓉簪也摩挲成了温润的红色，滑不留手的芙蓉簪呵！一格一格的凉贴在脸上，又有一条一条的热顺着脸流下去……

斜阳一寸一寸地正从窗外坠下去，酸酸的麻意也正顺着腿爬上来，她一动不动，呆呆地瞧着那一分一分移过来的余晖。

阳光终于怯怯地站到了她的手边，照着她指上那枚戒指，钻石反射着璀璨的光芒。她早应该把戒指捋下来扔进垃圾桶的，这是污辱，对她父



亲的污辱！也是对她最尖利的讽刺！

她张开手，太阳给纤细的手指镀上了一圈红红的边，白金的指环套在第二个指节下，仿佛天生就嵌在那里。

戴了四年！什么叫承诺？什么叫天长地久？什么叫情比金坚？钻石是自然界中最硬的物质，所以用它来象征爱情。人真是蠢！明知道人心是世上最不可捉摸的东西，还希图用些表面形式来证实，实在是愚蠢得可笑！

她用力褪下戒指，站起来打开窗子，轻轻一松手，那点闪亮就无声无息地坠了下去。她伏在窗台上看着，小黑点越来越小，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也没有听见任何声音——

这里是十楼，底下是繁华的商业区，人头攒动，就像海一样，墨黑的海……没有底……也没有声音……

风像一双热哄哄的手逼过来，包住了她的脸，捧着、捏着，她透不过气来，往前倾了倾。底下的海更近了，沉沉地诱惑着她。

窗棂上有根小小的钉尖冒在外面，上面挂着一簇米色的线绒，在风里摇头叹气。她伸出手去，捉住了。她认得，这件毛衣是她织给父亲的。她第一次织毛衣，原本打算圣诞节送给父亲做礼物的，谁知织得那样慢，一直到五月份父亲的生日才完工，送了给他。父亲乐得像个孩子，连连赞漂亮，说可惜天已经热了，恐怕还要等半年才好穿……他没有等到半年，半个月前，他特意换上了这件毛衣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，就从这扇窗子里纵身跃了



下去……

一阵天旋地转袭上来，她猛地缩回了身体。

不！她不能！父亲那泪满泪痕的遗书上，字字都被泪水漾开了，字字她却都看得清清楚楚：“女儿……我最疼爱的女儿……我抱歉……我深深地内疚……我要走了……把这样一副重担留给你去挑……我是多么的自私……”

是的！他自私！他就这样狠心地将她推到这绝路上，让她去抵挡翻天覆地的巨浪狂澜！

她还记得自己抱着父亲冰冷的身体，那冰冷几乎连她的心都冻结了，她抱着父亲狂哭：“爸爸！你叫我怎么办？你叫我怎么办？爸爸……”

亲她疼她的父亲永远都不能回答她了，她恐惧而绝望地嚎啕大哭，一直哭到连声音也发不出来……

她知道，从今以后自己再也没有哭泣的权力了。从今以后，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眼泪，都只能往心里咽。再也没有人来为她遮风挡雨了，她要挑起一付父亲也挑不起的重担。

她根本没有资格逃避！

她挺了挺脊背，手下意识地抚向电话。一串再熟悉不过的号码在指尖蠢蠢欲动。揪心的痛又泛上来，她真是要疯了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！





门上响起细微的剥啄声，是李太太。她的样子憔悴，眼圈红红的。毕竟她做了父亲近十年的秘书，宾主之谊匪浅。这些天也辛苦了她，竭尽全力地和她一块儿想着办法，回忆着可以求救的关系。哪怕可能有一丝希望的，她都找了出来告诉她。

“傅小姐，下班了。”

“哦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想再待一会儿。”

“傅小姐……”李太太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：

“那你可也要早点儿回家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！”

李太太走了，屋子里又静下来，静得像坟墓一样。她坐回沙发上，这是她的老位置，小时候玩得倦了常常就在这领芙蓉簪上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身上永远盖着父亲的西装外套……

她站起来，给蔡经理打电话：“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蔡经理不说话，她也知道自己是站在绝壁上头，根本早已是无路可走，可是还是想多此一问。

“帮我联络简子俊，我去和他谈。”

蔡经理怔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是。”

简子俊！她对自己冷笑，没想到她还可以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个名字来！简子俊！

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
两小无猜的年华。

“俊哥哥，我长大了就嫁给你。”



“那当然，我们两个人最好，我当然要娶你，你当然要嫁给我。”

……

这种痛一直痛入肝肠，痛入骨髓，痛得五脏六腑都扭曲了……

第二天蔡经理才得到答复转告她：“简子俊的秘书说他没有时间。我想是他不想见你。”

不想见她，那么她是否该觉得可以聊以自慰？他起码心虚，觉得有愧于她，所以不敢见她？

错了！大错特错！是他根本就不屑于见她。她今天算什么？一点儿利用价值都没有了，她凭什么来耽误他宝贵的时间？

她冷汗涔涔。父亲一手创下的基业绝不能落入这个人手中。就算玉石俱焚，她也不会让他踏进这里，在父亲的国土上耀武扬威。她不允许！在这一秒钟内，她就下定了决心，她决定孤注一掷了，反正她什么都没有了，她输得起——只不过还有一条命罢了！

“那好，替我联络易志维。”

蔡经理吃了一大惊：“易志维？傅小姐……”

“告诉易志维，我想和他谈谈。”坚定的口气更像是在告诫自己什么……反正……她早就生不



如死了……

反正……她早就一无所有了……

易志维也不肯见她。的确，易总裁日理万机，哪有空来搭理她……傅家现在是落水狗，人人都想再打上一竿，只怕它不死！

她想尽了办法，自己给易志维打电话，从总机到秘书室，一层一层地通报上去，最后是易志维的助理彬彬有礼地告诉她：“易先生目前不在台北。”

她真是要绝望了。

这个时候李太太想出了办法，她在八卦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易志维的文章，文章里提到易志维有一个癖好——每天早上到淡水高尔夫俱乐部去打几杆球。

淡水的这家俱乐部，是台北附近最有名的销金窝，非会员想要入内比登天还难。可是傅圣歆有会员卡——应该说是她父亲的会员卡。这家俱乐部每年审定一次会员资格，交纳高达数百万元的会费，然后再发放这一年的新卡，这种会员卡是身份的象征，所以傅良栋虽不喜打球，亦年年申请——没想到今年却派上了用场。

傅圣歆一清早就去球场守株待兔，果不其然，七点多钟就看到易志维那部银灰色的林肯驶入了停车场。

她的心怦怦地跳着，眼睁睁地看着司机下车，打开后座车门。却是位袅袅婷婷的美人先下了车，傅圣歆认出来